

禪宗法脈07_臨濟宗

近藏法師2016年6月18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-華嚴法會期間

諸佛菩薩，師父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居士：阿彌陀佛！

今天是輪到近藏來跟各位結法緣，我主要介紹的是從六祖大師之後，禪宗一花開五葉其中的臨濟宗。我有三天的時間來介紹臨濟宗。我們知道禪宗的傳承是以心印心，我現在這個心還是迷迷糊糊，還沒有被印證，要來講三天的這個以心印心的臨濟宗，其實我是非常的緊張的。那麼雖然是緊張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緊張，排在後邊這些師兄弟都很緊張，簡直是把我們嚇死了！（有一個師兄說：對！）我是今天第一炮上來，大家都很緊張，但是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上來，因為這個就是禪宗的教法。

前面幾天聽到禪宗的禪師在教導他的門人，都是用一些非常出其不意的方式，沒有準備好之前，他就給你一個棒喝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境界。所以我們也是硬著頭皮上來。曾經有個譬喻是說所謂的禪師在教化弟子，就是你不會游泳的時候，禪師就把你丟到海裡面；等到你學會游泳的時候，他就把你從海裡拉起來，叫你去爬山。所以我們後面幾個師兄弟，都被懿法師跟近育師一個一個都丟到海裡面去學游泳，還有包括旁邊的翻譯，統統都丟下去學，學會才可以去爬山，沒學會之前都不能上岸的。其實不是只有懿法師跟近育師是這樣的，在上人的座下，親自在上人身邊學習過的，領受過上人的教化，當然我們近字輩是比較沒有這個機會，但我相信恒字輩的法師都有機會在上人的身邊，領受過這種還沒有會游泳就被丟到海裡的這種教化。

在五月底《金剛菩提海》文章裡面，我讀到的這樣子的一個可以說是我們法總的一個公案，在這邊我就提出來跟大家分享。有兩個目的，第一個是因為我沒有辦法三天都講臨濟宗，所以我一定要講一點別的。第二個就是這個故事跟《金剛菩提海》目前的一個重要活動是有關係的，這個故事是關於我們法總萬佛城。

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六年之間，曾經在萬佛聖城設立這個所謂的「難民救濟

中心」。大家知道這段時間，難民是從哪個國家出來的難民？越南。還有呢？新加坡、寮國、柬埔寨，主要是東南亞這幾個國家，我們現在知道又有一批新的難民是敘利亞的。那麼在這些越南的、寮國、柬埔寨這些難民逃難的過程裡面，發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們現在聽起來是很感動，但實質上在那個時候是冒著生命的危險。他們在海上或者在路上遭遇很多生死交關的這種考驗，有些人有宗教的信仰，信仰觀世音菩薩或者信仰佛，有沒有信仰基督的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聽過很多人路上是靠著稱念觀音菩薩的名號或者稱念〈大悲咒〉，很多次都是九死一生、逢凶化吉，最後逃到這個平安的國家。

那麼現在我們《金剛菩提海》就開始要收集這些難民的感應的故事。我們希望將來能夠積極蒐集編排出版，這也是報答觀世音菩薩、諸佛菩薩最好的一個方式，讓世人發菩提心。

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，你們本身有過這段逃難的經驗，有佛菩薩這種感應；或者你認識的人裡面，你知道的他有這樣子感應，都希望你能夠介紹給我們《金剛菩提海》。如果你願意自己寫，請你把它寫下來，或者自己講，把它錄音下來，或者要接受我們的採訪，都非常歡迎。

我們現在就講一講萬佛聖城當初怎麼成立這個難民救濟中心。那段時間主要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六，所以聖城在一九七九年的時候，有一次上人跟住在城內的四眾的弟子，有出家、在家這些弟子開一個會，那個時候整個萬佛城總共只有四十幾個人，大家很難想像。如果你現在去萬佛城不是四十幾個人，光是吃飯就有好幾百個人，但是那個時候整個萬佛聖城才只有四十幾個人，要負責所有城內的工作。

在四十幾個人的情況下，上人就開會跟大家說：「現在越南逃出來很多的難民，他們擠在這個小船上，好不容易飄到馬來西亞這個比較近的地方，可是馬來西亞政府不收留他們，把他們的船又推回了大海去，所以他們要繼續漂流。」上人說：「我們萬佛聖城這麼大，應該有地方給他們住吧！」

那弟子也只能依教奉行。上人說：「我們要想辦法把這些難民接到這邊來，讓他們有一個安住的地方。」那個時候美國的民間、政府總共設了十二個收容中心，救濟這三個國家出來的這些難民。

在十二個團體當中，有基督教跟天主教，所以第十三個團體，就是我們萬佛聖城設的佛教的難民救濟中心。這些難民聽到說有個佛教的團體，他們就感覺很親切，就願意申請到第十三個團體設的這個救濟中心。所以政府就把第一個家庭，第二個家庭就送進萬佛聖城。

那麼當初第一個家庭來的，是從泰國那個地方逃出來的。來的時候是怎麼個模樣呢？父母帶著孩子一家人來，全家的家當只有一個塑膠袋。因為他們在越南淪陷逃難的時候，所有家裡的財產全部都被沒收，這一個塑膠袋的東西還是紅字會給他們的。所以他們就是帶著這塑膠袋——全家的家當，來到了萬佛聖城。

那麼來到聖城要做什麼呢？第一個就是要讓他們學英文，因為他們都跟我們一樣不會講英文。所以來到萬佛聖城，第一個一定要把這個語言學好，也要學會；他們也學一些整理花園、園藝的工作，還做一些清潔工作。因為他們能夠停留的時間，政府要求一個單位只可以住四個月，時間到了就是要把他們送出去工作。我們一定要在這四個月裡面，讓他們具備這樣基本的求生的能力。所以大人就去學英文、園藝、清潔；那麼小孩子就在我們聖城的學校裡面讀書。

那麼誰教這些難民英語呢？就是這四十幾個人教，在萬佛城裡面住的這些人教。所以沒有教過外國人英文的美國人，不會講越南話的、寮國話的這個美國人，開始要去教這些人英文，他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教，因為被幫助的幾乎不知道講什麼。可是你要教他聽得懂、會寫，所以對這些弟子來講，那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。

可是一定要做，因為政府拿預算跟補貼，一定要教到他們會說英文。對弟子來說，那個時候的情況就真的很像是：上人就把你丟到大海裡邊去，不管你了；你要想辦法讓這些從越南來的人會講英文。那麼這幾年，就是八零年到八六年，這六年就過去了，很多弟子們在回顧這六年的時間裡面，都有共同的感覺；就是在那六年，他們學到了很多。如果不是上人這種廣大的心量，在那種條件下面，把萬佛城的門打開讓這些難民進來，這些弟子他們在這一生裡面，可能都沒有辦法得到改變。

我講一個故事，就是一個居士，他以前是在大學裡面教大學生英文的。那麼因

為太太住進了萬佛城，所以他們就一起住在萬佛城。那麼太太跟先生當時一起教英文，太太同時也幫忙做一些會計的工作。那麼就是在那一段時間裡面，這個太太找到了一個更適合、更符合她興趣的工作，就是社會福利的一個助理的工作。她就是因為有當初的那個機緣，知道原來在社會上還有一個工作是這樣子，幫這些社會的弱勢人，照顧他們物質上的需求，她覺得這個對她最有意義。因為計劃，她找到了她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都在做的這個事業。那麼這個先生呢，以前是在大學教英文的，可是他發現教難民孩子的英文，讓他覺得更有意義。因為他說這些難民大人或者小孩，對老師都非常的尊重而且很珍惜。這個老師在教英文過程裡面，感覺到他自己的價值；因為你還要想到這些人出去以後還要做什麼工作，你還要想到他將來等等。所以他覺得他在教英文過程裡面，其實是幫助一個人重建他的人生，這些價值在大學裡面教英文都是找不到的。所以這個先生也因為計劃結束以後，馬上就得到州政府一個工作，就是專門做這個輔導的職業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開心。

我們可以說，這些難民他們終於找到讓身心感覺到真正安全的一個地方。在這四個月裡面學到英文，學到些謀生的技能，同時他們也學到了觀音菩薩的這種法門，可以幫助他們面對往後人生所有的這些困難。他們也因為來到萬佛城，知道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這種慈悲跟威神力。那麼對弟子來說，也因為這六年的經驗，他們的心量就打開，他們的見識也被提升了。因為他們知道佛陀講苦，可是從來沒有看過苦是什麼樣的東西，尤其在美國生活的人。但是現在上人把這個苦從城外帶進了城內，活生生上演在這些美國人的面前。

有個弟子就回憶，他曾經教過一個孩子，這個孩子是從柬埔寨出來的，他的父母在逃難過程裡面都往生了，他就一個人，這個孩子是一個人來到萬佛聖城。他真的就是已經絕無僅有。所以這個弟子在這段時間裡，他們都共同認為，這是他人生中非常非常難得的一段經驗。

你有苦才有甜，有句話叫「苦盡甘來」。所以大家都被丟到海裡面，那滋味會很不好受的。但是我相信經過這一次法會，大家臉皮都會變得厚了一點。雖然臉皮會厚了一點，但是我執會少一點，不管會不會講都要上來，對不對？

這可以說是我們法總的一段公案，也就是說上人在教化弟子的其中一個情節以及故事。

那麼前幾天我們都有機會聽到近育師、懿法師給我們講一些公案。時間也快到了，但是我很想問一問大家，故事聽完了，記得幾個？有人願意回答嗎？石頭希遷禪師。另外一位禪師，哪一位禪師？馬祖道一禪師。什麼情況下馬祖禪師說：「石頭路滑。」隱峰禪師，就是那個「噓」。

有一個公案，我覺得非常有趣以外，其實是很有啟發性。那麼這個啟發是要讓我們繼續保任，繼續的一直護念下去這個啟發。就是我們參那個公案，不是聽那個公案，把它當做是要真正參那個公案。其實在參話頭之前，事實上在參那個公案。這是自古以來這歷代的祖師禪師留下來的公案，是幫助後學參的一個題材。

我對其中一個公案很有印象，就是說，離了定慧要怎麼度化眾生？天皇道悟禪師問石頭希遷禪師：「離卻定慧，以何法示人？」石頭和尚道：「我這裡沒有奴婢，離個什麼？」沒有僕人就是主人，所以沒有什麼離定、離慧，什麼都是主人。也就是代表什麼都可以來度人，都可以來教化人，那就是在你所有的日用平常之間、舉手投足之間、眨眼睛，有聲無聲啊，所有這一切都是可以來度人的。所以你也可以說一切都是定，一切都是慧；沒有一個離，也沒有一個不離，因為都在這個定的位置中。所以禪師說我這裡沒有奴婢，個個都是主人，一切都是定，一切都是慧。

所以我從這邊就是找一些關於所謂「公案」的介紹。那麼公案在早期，它只是在官府衙門裡面就是所謂以前沒有過的這個案件，所以變成一個公案。有時候用到我們禪宗裡面呢，就是特別來講祖師他們開悟的這種案例；或者是祖師跟他弟子之間這種教化對話的這種故事。通常看起來就是非常的豈有此理的，根本不合情理的這種對話。那麼後來慢慢有人把這些公案收集起來了，就像《五燈會元》或者《景德傳燈錄》《碧巖錄》，這些書記錄了歷來祖師大德的這些公案。

這個公案不是只是拿來聽聽而已的，是要拿來參。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參禪，就是要去參這個公案，把它當做一個工具去參，參到我們這個所有的妄想心都止息了。參公案不是去揣摩，不是去推敲，它就像我剛剛講就是像龍在養他那顆珠，不斷的就一直含護者、含護者，你沒有要去找那個答案，時時刻刻就是去參這祖師公案。

參這個公案，它不是用我們的知識、常識去理解去查資料，是你要對這個公案的這個話題起一個大的疑情。這就很像上人教我們要對這個話頭，起一個非常大的問號；你就不斷的去問自己，為什麼這裡沒有奴婢？為什麼這裡沒有奴婢？為什麼？

那麼我來之前看了一則公案，大家可以參一參。這個公案我們就拿它來當做結束，那麼結束以後大家就要去參。出家人就問禪師說：「請問，什麼是佛法大意？」禪師回答：「佛的頭上屙坨屎（在佛的頭上大便）。」參！這個就可以當做一則公案去參，那麼明天會告訴大家答案。那個答案是參考書上的，不是我徹悟本性參出來的。但是這個答案跟你講了以後，你大概也可以明白，歷代的祖師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教化學人，目的都只有一個，哪一個？現在準備結束。

阿彌陀佛！